

# 丽水首航记

李忠杰



## 老区之梦

2025年7月18日,对浙江丽水来说,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。机缘巧合,我也正好赶上了这个日子。

丽水是当年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区域。7月19日,丽水召开2025浙西南革命老区发展论坛。我作为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,应邀代表学会前往出席论坛。

2022年,我曾去过丽水一次。当时的丽水还没有机场,所以我是先从北京飞到温州,再坐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汽车赶到丽水的。

浙江,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红船扬帆起航的地方,丽水是浙江省唯一所有县(市、区)都是革命老区县的地级市。但革命老区本来就大多交通闭塞、信息不通。丽水地处浙西南的偏僻山区,虽然是秀山丽水,但是交通一直是制约发展的瓶颈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,丽水做了极大的努力。上次我去丽水,已经看到一个个隧道相互连通,高速公路从一座座大山穿出,又进入另一座大山,高铁也已开通。但何时能有民航航班冲天而起,一直是丽水人民的梦想。

这一次,收到会议的邀请后,我就马上查地图、查线路、查时刻,比较和琢磨如果乘飞机,是先飞到温州呢,还是先飞到义乌,然后再前往丽水?

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,忽然听到了一个好消息:丽水机场已经建成,7月18日正式开通北京到丽水的航线。而我,已经被安排乘坐首航航班机从北京直飞丽水了。难题化解了,既为行程方便高兴,更为丽水交通迈上一个新台阶而高兴。

7月18日下午,两点之前,我到了首都国际机场。丽水机场建设工程的副指挥长陈妙根、丽水交通局的处长吕贝两人在2号入口等我。他们是专程到北京来组织安排首航班机的。办好手续、经过安检后,我们到了休息室,丽水市的女副市长蓝铃俐迎了上来。刚好旁边有两位候机的乘客,她介绍说,他们是华侨,一位是法国的,还是浙江省政协的常委,另一位是荷兰的。

居然有华侨?我很惊讶,于是问:“都是丽水人?”他们说:“是的。”

“噢,是刚好赶上这趟首航航班机吗?”

他们马上说:“不是,我们是专程从上海赶来乘坐这趟首航航班机的。”

我说:“那肯定是想见证丽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喽。”他们说:“是的!我们都为家乡高兴和自豪。”说这话时,两人脸上都泛着喜悦之光。

我问:“你们现在是在国内多还是在外国多呢?”他们说:“在国内的时间多一些,因为现在在国内已经发展起来了,各方面条件都很好,有很多机会。当然我们也经常到国外去,做一些经贸交流的事,所以很希望交通更方便一些。今天丽水首航,我们华侨都特别高兴。”

丽水是著名的华侨之乡。仅青田一个县,就有38万华侨分布在世界140多个国家。有没有航班通达,对他们至关重要。

丽水的工农业产品和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。9个县(市、区)中,画乡莲都、剑瓷龙泉、侨

乡青田、童话云和、菇乡庆元、黄帝缙云、金色遂昌、田园松阳、畲乡景宁,都各具特色。无不风光秀丽。全市有56个国家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。缙云县是全国唯一以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的名号命名的县,位于仙都景区的黄帝祠宇,被誉为“通天之地”,是中国南方的黄帝祭祀中心。如此具有发展潜力和人文魅力的地方,理应更多更快地引进凤凰,飞出大山。

## 飞鸟展翅

国航的标识就是一只凤凰,首航班机是国航CA1873。计划出发和到达时间是14:55—17:30。

在休息室内外,我看到了一些丽水机场首航的海报和指示牌。虽然简朴,但传达了明确的信息。搭乘今天这趟航班的还有很多人。不少都是专程赶来丽水的。听工作人员说,好多人都在拍照、录像。有一个大学生,喜欢摄影,听说丽水首航,马上从外地赶来,专门去一趟丽水,希望多拍一些首航的照片。

吕贝处长作为首航的工作人员,忙前忙后,但忙得高兴,忙得快活,言语之间,焕发着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兴奋。她说:“我的同学们知道我在忙机场建设,都非常羡慕。”我说:“是啊,能够直接参与这样一个机场的建设,是人生中经历的一件大事,也是锻炼成长的一个好机会。虽然辛苦,但是值!”

蓝副市长告诉我,机场建设是丽水的一件大事。丽水一届屈领导班子,已经为此努力了几十年。17年前,正式开始筹备和建设。她是三年前开始分管机场建设工作的,正好赶上了最后建成的过程。她说:“机场建设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,克服了很多困难。仅地点就改选了多次,最后选择在莲都区的南明山。”

他们又告诉我,丽水机场是4C级支线机场,跑道长度2800米,可以停靠波音737、空客321等型飞机。近期首先开通北京和浦东的航班。随后,还要开通广州、贵阳的航班。目前北京到丽水,隔天一个航班,以后根据情况再增加航班次数,还要开通其他一些航线。

我说,机场大概也是客货两用的机场,这样既解决人流问题,也解决物流问题。浙西南地区的大量产品就可以更顺畅地运送出来了,这对浙西南老区的发展能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登机的时间到了。在登机口,每一位乘客都领到了一份丽水机场首航纪念封,上面印有丽水机场项目简介。机场工作人员还特别提示我,这登机牌上面就印着首航的海报,也有纪念意义。我说那好,我好好保留。

走进机舱,马上就感受到机舱内热情洋溢的气氛。这趟航班,好像所有的位置都坐满了。有几位乘客说他们想买头等舱票,可是头等舱只有8个座位,已经买不到了,所以只能坐经济舱。刚好头等舱有一个乘客认识我,他很高兴地说:“我也是专门前往丽水开会的。丽水机场终于通航了,我们真是太高兴了!”机舱里的人都在议论着这次首航。好多人拿着手机、照相机和其他设备,尽力捕捉舱内舱外各种有意义的瞬间。我还看到,机舱里贴了几幅丽水景点的照片,中间是漂亮的行书:“飞抵秀山丽水,寻游江南秘境”;工整的大小黑体字则写着:“北京—丽水首航主题活动”。

15:30左右,飞机凌空飞起,逐步爬升。稍后,进入巡航平飞阶段后,机舱里响起机长的声音。随后,乘务长也向旅客表示欢迎。他们

都特别强调了,今天是北京到丽水的首航班机。

## 秀山丽水

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高空飞行,飞机进入下降阶段。我想,这是北京到丽水的第一次民航飞行,也是第一次能在民航飞机上俯瞰丽水大地。机会难得,应该为老区的发展留下一点历史的印记。于是,我打开手机,朝窗外搜寻可能属于丽水的地标。

只见飞机下方,群山林立,遍地葱茏。夹杂着的山沟里,蜿蜒着一些溪流、道路。山山相连,峰峰叠套。群山之上,不时有大片的云彩飘过,靠近舷窗的,更是急速向后掠去,映衬着飞翔中的自由与豪迈。我的手机镜头,嚓嚓地留下了一些似乎有标志性的画面:蜿蜒的河流、花瓣式的立交桥……

飞机倾斜转弯、掉头,从南向北进入降落阶段。就在这时,我忽然从舷窗看到远处的大片云彩,构成了一幅充满动感的画面:在一片壮阔的大海之上,端坐着一只雄狮,飞卷着一条巨龙。海平面上,巨龙环绕中间,正好是光耀夺目的太阳,这太阳,不是那么血红,更不是那么暗淡,而是白色带金,很是光亮和耀眼,就像光球爆裂的瞬间。向周边散射的光芒,卷起云的风暴,撩起海的波涛。我立即点击手机,拍下了这一壮观的画面。

这时,机舱里突然有乘客大声高喊:“彩虹、彩虹,我看到了彩虹!太漂亮了!”由于是雨后天气,出现彩虹是正常的。也许坐的位置各在一边,前后有别,所以我没有能看到和拍下彩虹。但就在我眼前舱壁的首航海报上,恰好有一幅照片,是一道彩虹,如同美丽的拱桥将两座山峰连接了起来。画里画外,都是彩虹,真是太巧了。

飞机高度越来越低,地上的山峰也越来越低,并逐渐趋于平缓。忽然,所有山坡就像刀切过一样,显露出一条长长的边际线,一边是山峦,一边是平原。这应该是丽水的城区了。鳞次栉比的房屋、道路,以及一些稍微高大的建筑,铺展出大半个丽水城的面貌。

飞机平稳落地了,一瞬间,全机舱都欢呼起来。但我却冷静地手扶手机,紧贴舷窗,用录像功能拍摄飞机着地滑行的全过程。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。因为今天是首航,如果从机舱内把飞机降落的全过程完整拍摄下来,也算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记录。由于专注录像,竟没有能查看飞机落地的准确时间。

飞机先是风驰电掣般滑行,速度逐渐减缓,然后进入匀速滑行。转过弯,跑道外侧的草地上,已经停着一台很大的水车。飞机经过时,立即喷射出一道弧形的水柱,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飞机首航必经的水门。

到达航站楼了。飞机没有靠向廊桥,而是停在地坪上。我看到了站立着的队伍。

虽然不举行隆重的仪式,但机场首次开通运营,毕竟是一件大事,所以,丽水的领导,都站到了舷梯下,欢迎乘坐航班来到丽水的第一批乘客。我第一个走下舷梯,所说的只有一句话:“祝贺!祝贺!”

在休息室里,我又看到了许多参加活动的人员,个个都非常兴奋。走出机场贵宾厅的大门,看到机场围栏外还围着一大批当地的老百姓,他们都是自发赶来观看首航班机的。

航站楼是机场的主要建筑,并且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。我经历了首航全过程,但没有能看到航站楼的整体形状。所以我请教了丽水很多人,最后从丽水交通局副局长那里得到了权威的答案:航站楼是一只大鸟的形状,意味着丽水的飞翔。

(本文转载自《浙江日报》)

## 皋泄风物

他他

到达皋泄村,已是下午一点。八月的阳光驱散流云,白花倾泻而下,山坡上、田地里,植物肥厚的叶片泛起鱼鳞般的银光。群山绵延,臂弯般将田野村庄轻轻揽入怀抱。我们环顾四周,怀疑来错了地方。看出我们的狐疑,白马老师说,皋泄村所在白泉镇,是本岛唯一内陆乡镇,四周不临海。白马是舟山作协主席,带队与远道而来的我们文学“结亲”。

看不见渔船桅杆,听不到海涛拍岸,甚至空气中也没有海的咸腥味。一个居岛不濒海的村庄,看着令人新鲜。坐车,去举行签约结队仪式的会议室。崭新的农架在窗外流动,稻絮在田间飞舞。丝瓜修长挺直,在藤架垂下无数绿瀑黄花,黄花刺目耀眼,引来群蝶追逐。还是浓浓的“山味”。同行伙伴笑着说,“山海协作”变成“山山协作”了。白马老师闻言,温和地笑了笑,没有接话。在文学圈,认识的人都说,白马老师脾气好。带着看海心思遇见山,这种感觉,估计跟海边人来到我们老家丽水,看到那个叫长汀的小山村是一样的吧!明明被群山包围,却有一片海一般幽蓝的湖水萦绕,一片狭长沙滩在村前蔓延伸展。这种想象与视觉的反差,正是寻常日子中难得的小惊喜。

皋泄村有历史。舟山地方志中说,“皋”古代通“高”,这里特指村东面的东皋岭。“泄”指山岙内有一深潭,叫“泄潭”。二者合称而得村名。东皋岭、泄潭之名,在南宋《乾道四明图经》、清《定海县志》等书中有记载。传说泄潭与东海龙宫相通,古时为早年官方祈雨之所。有山,有潭,更有传说,晦涩难懂的皋泄二字,便有了几分苍苍古意,值得一番品味,细细琢磨。

皋泄村风物独特。村民靠海不吃海,不打鱼,不养殖。他们种水稻,种蔬菜瓜果。皋泄土质好,山潭水库清澈,为农作物源源不断地提供泉水,产出的庄稼果蔬品质优良。不像受海水侵蚀的盐碱地,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攻克种种技术难关,产量不高,品质还差强人意。所谓南橘北枳,庄稼对环境的选择,比人更严苛。皋泄最有名的是水果,江南常见的水果桃、李、梨等,这里都有。最负盛名的,还是皋泄香柚和晚稻杨梅。

次日清晨,我在民宿门前公路散步,遇到在园子里除草的老庄。路上车辆行人稀少,四周寂静,老庄窸窣窸窣的拔草声吸引了我。他从枝粗叶大的柚树上直起身打招呼,硕大的果果撞了一下脑勺。老庄说,他七十三岁,早年在国企上班,年龄大了,就回到了村里,住着舒服。我顺着老庄的视线望去,天边薄雾漫溢,山峦露出影影绰绰的轮廓。翠绿的林果,裙腰般将白雾与村庄轻轻连缀在一起。这样的村子,哪个不爱?我问老庄种了几亩香柚,收成如何。他摇摇头,说自家柚子不卖,留着给孙女吃。孙女十七岁,在城里读高中。早年一家人进城,柚园荒了,回村后重新养护起来。现在村里卖香柚的,都是几十亩、上百亩的种植大户,像他这样种得不多的,都是留着给家人吃,让年轻人对老家有个念想。说起孙女,老庄满眼慈爱,仿佛孙女捧着喷香柚子,在他面前甜甜地笑。

老庄告诉我,皋泄香柚来历神奇。村里一个同姓长辈,叫庄功银,早年在南洋当水手。一次回乡探亲,他从泰国带了几个香柚,家人分食后,果核无意间落在弟弟庄宝川的庭院里,生根发芽,结出了闻名一方的柚果。这个故事,发生在20世纪初30年代,像他这样种得不多的,都是留着给家人吃,让年轻人对老家有个念想。说起孙女,老庄满眼慈爱,仿佛孙女捧着喷香柚子,在他面前甜甜地笑。

在皋泄村,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神奇。脑中闪现赵柏田在《南华录》里的话:“物比人更长久,是因为时间已让它们成为精灵。”赵柏田说的,是历经时光淘洗留存下来的文物古玩。但我觉得,皋泄香柚这样的物种,才是真正的精灵。它们窥破了阳光和土壤的秘密,无论多少距离阻隔,总能在适当时机,穿越千山万水,择一片新鲜土地,深深扎根,开花结果。近百年间,皋泄香柚从一株母树开始,经过一代代人努力,繁衍成一个种植面积超万亩、年销售超千万元的产业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致富果”。

晚稻杨梅,是另一个让皋泄村人自豪的水果。晚稻杨梅是本地土产,据传已有七百多年历史。当地民谣有“好吃杨梅皋泄吞”的说法。皋泄香柚和晚稻杨梅,均获得了农产品国家地理标志。皋泄人有情,他们感恩土地,更感谢为土地作出贡献的人们。最早栽培晚稻杨梅的杨嘉发,带来香柚种子的庄功银,守护柚树成长的庄宝川,带领村民大面积推广栽种的村支书朱缀绒,以及一代代技术人员,都被写进了《皋泄村志》里,以志存念。

八月,杨梅季已过,香柚还未成熟。我们感慨来得不是时候。也许是看出我们的遗憾,用餐时,当地文友特地叫酒庄老板拿出杨梅酒给大家品尝。炭黑的晚稻杨梅,放置在一口三度米酒中浸泡数月,酒色变得鲜红透亮。喝一口,甘甜清爽,暑气尽消。一片绿树红果的杨梅山仿佛在眼前浮现。

